



# 精神之梦

弗洛伊德和弥娜的爱情秘史

【美】凯思琳·丹尼尔斯 等著 唐发铨 译

学林出版社

JINGSHENZHIMENG

# 精神之梦

——弗洛伊德与弥娜

[美]凯思琳·丹尼尔斯 等著

唐发铨 译



学林出版社

策 划:成 江  
责任编辑:乐惟清  
装帧设计:沈 紫

**精神之梦——弗洛伊德与弥娜** [美]凯思琳 丹尼尔斯等 著  
唐发饶 译

---

**学林出版社** 出版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200233)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松江新生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75 插页 2 字数 286,000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

ISBN 7-80616-436-7/I·155 定价 19.40 元

# 弥娜·伯内斯之梦

---



[美]凯思琳·丹尼尔斯 著  
唐发铨 译

MINNA'S STORY  
THE SECRET LOVE OF  
DR. SIGMUND FREUD

Kathleen Daniels

Health Press 1992 年版



## 我得到了《弥娜·伯内斯日记》

说起我是怎样得到《弥娜·伯内斯日记》的，还真是个扑朔迷离的故事。当时，我住在维也纳安德利斯寄宿学校，那是个被美国人称之为公寓的地方。透过我小房间的玻璃窗能看到佛罗伦街——一条弯弯曲曲的老街，靠近瓦林格街的华丽的约瑟芬那姆。

那时，我得到了一份奖学金，在维也纳医学院读研究生，我经常在薄雾的清晨，去墨可咖啡馆喝牛奶咖啡，为的是暖暖身子，驱逐上课之前的寒冷。

1980年11月9日那天，我早早地走出了医学院，由于还不准备马上回到我那冷清的公寓里去，就在街头散起步来。当地的勃鲁默鲜花令人赏心悦目，以至我留连忘返。后来我来到了兰特曼咖啡馆，要了一份清咖啡，随手翻阅着奥地利《疗养》杂志和《国际先驱论坛报》。家乡美国以及我所熟悉的那一切，似乎都离我很远很远。

维也纳好像特别不欢迎新来者，我在医学院有好几个朋友，但都没有达到融洽相处的程度。每当傍晚来临，维也纳便

一下子成了情侣的世界，柔和的灯光以及家家户户的门廊里传出的乐曲声使手携手的情侣们欣喜不已。然而这一切却与我无缘。我在感情上有过一段痛苦的回忆，创伤甚巨，每一想及，至今心头仍隐隐作痛，实是不堪回首。我一般只在白天走访这暂为栖身的城市，夜晚则极少外出闲逛。

我曾钟情于一个迷人、聪明的已婚男子。虽说他信誓旦旦地宣称爱我，但却并不想离开他的太太——一个专爱挑剔、泼妇似的女人。那年早秋，我有了赴维也纳的机会，因确实想结束我的孤独生涯，便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希望距离上的遥远能抹去他的痕迹，能帮助我忘却他脸上那刀刻般的皱纹以及他的体香，能消除我的失落感，那时的我只要一想起他和妻子在一起，就会产生这种失落感。

我租的房间很小，有点破旧，但作为临时居住处，它很合适。我的晚饭很丰盛，除了主食，还有苹果布丁和土豆。应该说，这样的日子过得很舒畅，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迷失了方向，在混日子，预感着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那天下午，我喝完了杯底最后一口清咖啡，放下了手中的报纸起身离开座位，步入了兰特曼咖啡馆外的街头。咖啡馆离伯格剧院不远，每逢演出前后，剧院门前便满是衣着讲究的观众。伯格是那座剧院大门上方一尊雕像的名字，剧院内外优雅而富丽堂皇，具有皇家气派，给我的印象极深。那天，演出的是奥地利著名剧作家冯·阿瑟·施尼则勒写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出戏剧。我的经济状况不容我有去欣赏演出的非分之想。

我走过环绕这个城市的十大环路之一的卡尔·鲁格博士环街，突然感到一阵心血来潮，觉得我必须赶快行动，这种感觉很神秘，很强烈，很不合情理。我没有乘坐那种黄绿相间的

有轨电车，而是快速走过拉萨乌斯市府大楼，来到格里尔帕萨街，又快步穿过兰德斯格里兹街——这段全市最危险的路线。

正当我步履匆匆地赶回弗罗伦街时，不知怎么会在一家书店门口停下了脚步。这家书店我曾路过多次，橱窗里放有古董、旧书、法朗士·约瑟夫皇帝的旧雕像以及有近百年历史的小玩艺。我不由自主地步入其内。

里面灯光黯淡，当我的眼睛渐渐适应后，即看到了书店老板，一个身材矮壮的老年男子，名叫沃尔特·阿门德，还看到一些应该是装图片和书籍的空箱子。老板告诉我，里面的东西最近已被拍卖。我注意到拍卖的清单中有一些是有趣的老古董，便要求老板让我看一看剩下的东西。

钻出矮矮的门，来到一间小而神秘的房间，里面堆满了潮湿破旧的纸箱，一缕光线从一扇又旧又暗的窗户透进，我开始懒懒地搜索最靠近我的箱子。第一只箱子里没有什么能吸引我的书籍或其他玩意儿，我拖来了第二只纸箱。就在此时，最后一抹阳光穿过那扇脏兮兮的窗户，照亮了一只水渍斑斑的纸箱，它躺在不为人所注意的角落里。这只箱子被一团神奇的雾霭所笼罩，显得诡异而神秘。生怕会碰到蜘蛛或某些有毒的虫子，我犹豫地把手伸进这只破旧的箱子，小心翼翼地摸索出了一本因岁月已久而破损了的书。这本书约有三百页，褐色封面，脏兮兮的。我用袖子拂去灰尘，看到封面上的字是：Die Traumdeutung（德文：梦的解析——译者注）。弗朗士·德乌梯克，雷泼西格和维也纳1900年版。使我惊愕的是，作者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扉页上的一行字潦草地写着“献给弥娜：灵感的来源”，签署的日期是1899年10月27日。

箱子里的书除了一本冯·阿瑟·施尼则勒写的《流行病》是小说之外，都是一些小簿子。小说的作者是弗洛伊德的朋友，



他撰写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出戏，当晚正在伯格剧院演出。最后的一本，塞在纸箱角落里，它几乎被垂下的纸箱盖完全掩住，然而却被我发现了。我拿起来一看，是一本褐色的小书，丝绒封面，黄色金属扣子，书页被挤压得紧紧的。小书封面上有一行因年久而褪色的手迹——“弥娜·伯内斯日记”。

我明白这一定是同一个弥娜，即《梦的解析》扉页上写的“灵感的来源”。虽说我对弗洛伊德已有了相当的了解，但我一点都不知道弥娜为何许人氏。

打开封面，我发现了三张发黄的照片。第一张摄于1896年，照片带褐色，大概当时是在煤气灯光下拍的。照片上是一个女人，约三十岁，有一双黑色、忧郁的眼睛，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有酒窝；椭圆形的脸庞周围是一抹长长的黑发。第二张照片上的女人就是第一张照片上的人，不过显得稍年长些、结实些，着白色高领长袖服，肩头膨起。这次她的头发用别针在后面打成一个小圆髻，姿势端正地站在一个男人边上，那男人形体瘦弱，表情紧张，有胡须，着一套黑色的西服，内穿背心，衬衫微皱，系着圆点花纹的领结。毫无疑问，他就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看上去相当严肃，他的西服、他的姿态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感觉，眼中闪出一星火花。女人左手拿着一本书。照片背面有草草写成的手迹“1899年”，接着是“摄于我的书即将揭示梦的秘密之际。西格蒙德”，最后是用拉丁文写的“Flectere si nequeo superos, Acheronta movebo”，大意为“如果我不能使上帝快活，我就把地狱唤醒”。

显然，这一发现非同寻常，我的心因激动而加快了跳动。我像是怕它会被人从我手中抢去，急急地看起了第三张照片。第三张也是弗洛伊德和那个女人。不过这次他穿的是登山服、灯笼裤、用带子绑扎着高筒靴，还有蒂罗尔羊毛外套。女



## 弗氏论精神·本能

里比多(生活本能的能量)和饥饿相同,是一种力量。本能——这里是性的本能,饥饿时则为营养本能——即借助这个力量以完成其目的。

弗洛伊德于1891年到1938年居住的维也纳伯格斯特街十九号。他的许多伟大学说诞生在这里,他的那些深情故事也在这里演绎。

人紧紧地偎依在他身上，穿着一件合身的长及脚踝的农装，低领紧身连衣裙，勾勒出了她好看的身段。她的黑发随意地披在肩上、身上。两人笑着，体态自然、放松，犹如刚从一次愉快的出游回来。两人沐浴在阳光下，使照片的黑白反差明显。

照片上的题词为“波尔查诺，1900，弥娜和西格”。

我嘘了口气，放松了自己，把脚抵住一只小书架，把背靠在身后结实的箱子上。头顶上的灯泡放出的亮光恰使我能看清这本书稿。在这个怀旧的氛围里，我欣喜若狂地翻开书页，进入了弥娜的生活……

弥娜 1895 年之梦





## 弗氏论精神·人生进化

人生发展史和种族进化史之间的关系等同。人生发展可视为种族进化的重现,但后者不受新近经验的影响。透过人生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种族进化的痕迹。

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他是以深邃的目光透视病人、透视他的学说的。

11月26日

我是个喜欢梦想的女子，属于那种浪漫的、不切实际的类型，和我姐姐玛莎不一样。如今我们之间的差别就更大了，因为玛莎有了她自己的家庭、孩子和丈夫，而我在伯格街19号仅仅是个客人，不管他们是怎样诚心诚意地欢迎我的。

现在我时常会感到生活没有了方向。我和妈妈一起生活多年，自从我的伊格那士死去以后，生活的天平倾斜了，快乐不再，枯燥和沉闷笼罩了我的生活。我只有三十岁，但我害怕自己正在变成一个惨兮兮的老太婆。玛莎要分娩了，她要求我去帮帮她。对此，我当然不能拒绝，于是我来到了她的家里。

她这次怀的是西格蒙德的第六个孩子。由于怀孕，她比以前更急躁、更不幸。玛莎告诉我，她这次本不想怀孕的，她身材娇小，逐渐长大的婴儿使她的肚子鼓得很大，看上去极不相称。漫长的孕期里，她的腹部和背部极不舒适，肾脏也负担不了，有了炎症，胃口很不好。

我很快发现，他们的家庭经济也很拮据，但他们在竭力维持着往日的体面。玛莎有些酸楚地说，西格蒙德是医生，在维也纳，为了他的声望，必须保持这种体面。其实我心里很清楚，玛莎是为了自己才维持这份舒适的。玛莎就是这样的人，总是在“不自私”的幌子后面隐藏和扩张她自己的欲望。

我的妈妈也是这样的人。

玛莎的家是一幢大大的石砌房子，主房在二楼。西格蒙德的书房靠近进口处。玛莎乐于这样安排，这可以使她少接触病人，她认为西格蒙德的工作应该和家庭生活隔开。我猜测她其实不满西格蒙德的现状，看上去她对丈夫的工作不感兴趣。

他们的每一间房间都摆着漂亮的家具，上面披饰着玛莎亲手绣制的轻纱（或许今后我也能放上一些我的针线活，我的那些活，技巧肯定要比玛莎好，更不用说图案设计了）。他们还没有安装电气设备。我听说已经有几个街道装上了电气街灯。

我来到他们家的时候，互相问候完毕，女管家就领我看了我的起居室和卧室，起居室在他们的起居室的旁边，但我的卧室却和玛莎、西格蒙德的卧室相连。我有点吃惊，也有些担忧，因为我要通过他们的房间才能进到我的房间，那样的话，我们的隐私又怎样保持呢？他们有那么多的孩子，我猜想他们缺少卧室。我只好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来应付这种尴尬的局面。

### 11月27日

第一天大部分时间用在照料孩子们的学习和日常家务上。就像接触新鲜事一样，这活既劳累又使人兴奋。孩子们棒极了，生气勃勃，想象丰富。玛莎平时和孩子们相处得不好，她缺乏耐性。孩子们欢迎我的到来。我想我们会相处融洽的。

晚上，我终于有机会同西格蒙德谈话。在此之前，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我的伊格那士是他的密友。我曾借钱给他好几次了（当然瞒着玛莎，让她知道会使她窘迫万分），他为此很感激我。除此之外，我们的情趣相投。现在我整天盼望的，就是能空下来和他多谈谈话。

我在起居室里忙针线活时，将椅子放在他书房门口的过道上。这样，我坐在那儿便可以清楚地看见他房间的门，只要





P R Í B O R

### 弗氏论精神·存疑

所谓的先天性性倒错，恐怕是很值得存疑的一件事情。反对的理由在于，如果对那些所谓的先天性性倒错者加以更仔细的检查，可能会发现其原欲的发展方向原来完全取决于孩童早期某一经验，此一经验虽已被摒弃于其意识记忆之外，仍然可以用适当的方法重予唤回（依艾里斯 Havclock Ellis 的看法）。

弗洛伊德的诞生地，莫拉维亚的弗雷伯格，是个充满宗教色彩地方。